



象之背

(日) 秋元康 著 吕冰 译

一个关于死亡和人生的故事
一曲毫不华丽却幽幽动人的生命之歌

北方文艺出版社

第一眼泪书
秋元康 著
吕冰 译
《象之背》 剧本 导演
秋元康 日本电影学院奖
最佳剧本奖

象之背

[日] 秋元康 著

吕 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11-052号

书名原文：象の背中

ZO NO SENAKA by Yasushi Akimoto

Copyright©Yasushi Akimoto,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FUSOSHA Publishing,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USOSHA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之背 / (日) 秋元康著；吕冰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17-3120-7
I. ①象… II. ①秋…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6524号

象之背

作者	(日) 秋元康
译者	吕冰
责任编辑	王金秋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址	http://www.bfwy.com
邮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40千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
定价	36.00元
书号	ISBN 978-7-5317-3120-7

(一)

我终于了解了，当人真正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不是去没人的场所，而是会选择人多拥挤的地方。也许是年关的缘故吧，位于赤阪的某酒店大堂，忙忙乱乱纷纷攘攘。冬季柔和的阳光透过整面玻璃幕墙倾泻而下，在大理石地面铺开了一面光的花边窗帘。本该均匀撒下的阳光被人扰乱了，地面上形成了复杂的影子。上班族、外国观光客、成双入对的情侣和拖家带口的，人来人往，而只有我一个人，茫然地望着这幅热闹景象。

到底过了多久？沙发被放在能够环视整个大堂的地方，缩着肩膀弓着背坐在沙发里的我，看上去像是被爽约的可怜的中年男人吧。我既没有等谁，也没有谁在等我。也就是说，我不是来这家酒店办事的。我只是从信浓町的那家医院出来以后想找个思考的地方，不知不觉腿就跨进了这家因工作关系经常光顾的酒店。

如果是以往，我应该是对面那拨儿的，不时地看着手表、步履匆匆的上班族之一……而现在，平时的自己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另一边，我，在这里。不想见到认识的人。我一直低着头，仿佛要把脸藏到交叉的双手里。——不，这是说谎。

如果不想见到认识的人，没必要来这种酒店大堂。我内心的某个地方在期待着偶遇。“今天这是怎么了？”在草草的寒暄过后，“实际上，刚才我去了一趟医院……”，希望有人能够倾听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恐怕我的话会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吧。简直就好比年轻女

孩倾诉她的恋爱似的，把一切和盘托出，一吐为快。或许对谁说出来，才能整理好刚刚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情绪吧。

这样一直窝在沙发里，裤子的大腿根儿那里变得汗津津的。也许是为了那些从寒冷中进入大厦的人们着想，暖气开得很足。他们从一开始就没考虑像我这样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的客人吧。感觉虽然不好，但我现在还不想马上起来。公司那边已经打过招呼，说去趟客户那儿。现在的我想不到还有其他地方好去。

“半年吗？……”

自己还剩下的生命长度，一旦用嘴把它说出来，感觉周遭的喧嚣都消失了，甚至不知从哪里传来这个季节不该有的蝉鸣声。

医生一边看着PET黑白影像一边说：

“肺的这个部分聚集了很多黑点。这表示细胞在活跃地分裂增殖，也就是所谓的癌细胞。”

恐怕听到这样的解释，大部分人都会和我一样，就像在听别人的事。很难相信显示器上的图像和我身体里正在发生的是同一件事情。

“所谓PET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的缩略语。向体内注射可以释放正离子的同位素标识的药剂，其在体内的分布能够利用特殊的照相机显像，是一种新的诊断方法。”

大学时代的损友聚在神田的居酒屋。在大型广告代理店工作、喜欢新鲜事物的石川现学现卖他从认识的医生那儿听来的话，是这件事的开端。

“简而言之，因为癌细胞有迅速摄取葡萄糖的倾向，将葡萄糖和放射性物质一起通过静脉注射到体内，用特殊的照相机观察，体内分裂增殖

的癌细胞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聚在一起，谈的早已不是工作、女人和高尔夫什么的了，而是关于健康的话题。啊，这个医院挺好，啊，这种营养素不错，啊，据说那个民间疗法挺管用……，大家交换了一大堆信息之后，石川提到了那个名字：“现在如果做检查，就用PET。”若放在平时，我会以“社会真是进步了呀！”让这件事到此为止，但最近一段时间，腰和后背感觉很沉，总是不舒服，所以抱着我先体验一下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下次喝酒时可以向那帮家伙吹嘘一下的心态，预约了PET，仅此而已。

看上去比我年轻一轮以上的医生，坐在会客室里淡淡地继续解释着。像他这个年纪，至今为止通知过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人患癌的消息呢？

“而且，附近的淋巴结周围也有黑点，说明癌已经转移了……”

在电视剧、电影中无数次地看过患者被医生告知患癌的镜头，但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那位主人公。在悲剧方面，人总是相信只有自己是观众。某一天，当被通知“这次的主角是你”时，才会明白自己只是观众这种想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PET，就那么了不起吗？PET难道就不会出错吗？我身体里面的其他东西难道不会照出来像是许多密集的黑点吗？我也知道自己是没道理的。其实，我更想问医生的是：

“我，还能活多久？”

简直就像事先准备好的剧本台词，这句话冲口而出。

“部长，怎么办？”

获尾的声音将我拉了回来。迄今为止一直认为，不可能因为想事情就觉察不到眼前的人。这是我活了48年来第一次这样。哦，对了，我的部下获尾说过需要点时间汇报新项目的情况。

“不是怎么办，应该是获尾你想怎么办。”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神，我以强硬的口吻说道。周围员工们的视线都投了过来。

“那么，我想用A方案……呗。”

最近这些年轻的家伙，句尾这个音儿就不能说利索了？！感觉那个句尾比平时更让人烦躁。为了促进公司内部更好的交流，提出员工可以越过顶头上司直接提建议的正是我，可是倾听这些超出了自己理解力的外星人的话，让我吃够了苦头。再过几十年，某一天，获尾也被医生宣布只能再活半年的时候，他还能用同样的措辞问出：“是真的……吗？”“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日常生活一切照常，世界继续运转。甚至我工作的这家主流房地产公司，也不会停止运行。

结果我还是坐出租车从赤阪的酒店回到了位于虎门的公司。直接回家的话，只会被老婆刨根问底。美和子知道我做PET检查的事儿。去看结果，然后就直接早退回家了，这样一来，她肯定会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吧。也曾想过去弹子房消磨些时间再回家，但我感觉在那种嘈杂当中，自己会冲动地大叫出来：“啊——！”除了公司无处可去。我终究还是上班一族，即使被宣布自己的人生还有半年就结束了，竟然还把剩下时间中宝贵的几小时花在公司里。我瞥了一眼获尾提出来的设计品牌公寓的设计图，不由倒吸一口气。

——预计竣工日期是2007年春天。

放在昨天以前，我都不会有任何感觉。我们的工作要配合行政步伐，所以预计2020年完工的项目也不新鲜。直到今天，不曾想象过没有自己的未来。

走出房间，我去了走廊尽头的吸烟室。一个人也没有。点着七星烟吸了一大口，头脑清醒过来。误诊！绝对是误诊！确实，这几个月一直腰酸背痛的，那是连着玩高尔夫和打麻将的缘故。PET影像上像污渍似的一片片黑点，应该是烟油。我抽起烟来依然觉得很香不就是证据吗？再做一次检查吧，去其他医院……和平时不同，烟还剩一大截就被我放到烟灰缸里掐灭了。想着那些不太可能成立的根据，我感到自己更加悲哀了。这时，衬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美和子。

“真少见啊。你把电话打到手机上来……”

“你才稀奇，在工作时间接电话。”

“正好在吸烟室抽烟呢。就是碰巧了。有事儿？”

“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啊，出来了。”

“怎么样？”

“没事。”

“是吗，太好了。”

“就为这点事来电话？”

“早想到你会这么说。只是有点担心。少抽点烟吧。”

“嗯……”

本想过了年把烟戒了，现在想想有些可笑。美和子好像要说点什么，我也想说什么，但两个人都没找到合适的话茬儿。停了那么一会儿，美和子说“那我挂了啊”，就先把电话挂断了。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夫妻俩打打电话说

说话已经非常罕见了。那是因为，虽然是夫妻，但各自被工作、家务和育儿等等生活追赶着，而且即使有要说的话，也总以为还可以以后再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从忐忑不安、紧张焦虑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成为夫妻，不久就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预见对方的行动和想法，变成没有性别之分的家人。所以，很平静也很舒服。

在电话挂断前的那一瞬间，我有一股冲动，想把一切都告诉美和子，想让她和我一起为这误诊愤怒。美和子是个敏感的女人。不对，只要是妻子，无论是谁都对丈夫有着特殊的嗅觉。恐怕她对我的检查结果感到了某种无法形容的不安吧。迄今为止我做过无数次的体检和精密检查，美和子从来没有为了问结果把电话打到公司来过。只限今天。而这越发让我感到这件事的真实存在。我为什么不能对美和子坦率些呢？是因为不想让她担心？不知对电话那头有些语塞的美和子如何说起？现在的我，还没有力气安慰美和子？答案是，所有这些。

我说谎了。对老婆说过数不清的谎，但说这么大的谎还是第一次。甚至命运都为之改变的谎。而且，现在在电话里说谎这件事，让我决定一直把谎说下去。对美和子不说，对俊介和晴香也隐瞒下来吧。反正如果按医生说的话，也就是半年的谎言。但是，能够一个人孤独地忍耐到什么时候，我却对自己没有自信。

工作是做完了，虽然连去喝一杯的心情也没有，但明天工作结束以后，部里的年会是不得不参加的。对于有这种想法的自己，我不由得苦笑了。已经被宣布只剩下半年，但还是不得不参加的年会到底是什么？迄今为止，我就是“不得不”过来的，而我感到它正在土崩瓦解。所谓的人际关系，是在有未来的前提下才成立的。

JR中央线的车厢比平时要空，多数上班族在这个时候不会直接回家吧？！虽然有空座，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站到了车门边上。不想坐。窗外每日看惯了的街景穿梭而过。我望着玻璃中映出来的自己的脸。

“半年算是个参考值吧。”

那个叫松井的年轻医生禁不住我无声的追问这样答道。个人差异、医疗局限、未知数等等，不需要这些开场白。只要一个大概的数字。半年而不是6个月，我觉得半年这种说法仿佛有某种别的含义。到了这个年龄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死亡，如果被告知只剩下半年生命，你会怎么办？也曾心不在焉地问过自己。如果是酒桌上的“假设……”话题，我也能给出一个巧妙的回答吧。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假设，事情就不一样了。我重新问了一次自己：

“留下来的家人怎么办？”

“工作怎么办？”

“出席不了女儿的婚礼了吗？”

“看不到北京奥运会了吗？”

“别说是还没到父亲去世的年纪，我连49岁生日也赶不上了吗？”

心脏像打鼓似的，呼吸急促起来，喘不过气来，因对突然到访的死亡的恐惧，我坐立不安、手足无措。我不由得一下子抓住门边的把手。我要死了吗？为什么，偏偏只有我还剩下半年？太不公平了吧！一股无法对别人述说的愤怒涌了上来。

我凝视着自己映在玻璃上的脸。像这样仔细地凝望自己的脸，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从长满青春痘的中学时代以来就再没有过。

男人，在不知不觉中成长，靠别的事情而不是靠镜子了解自己的脸。我明白了世界上最大的孤独，就是不被别人觉察的孤独。

在N站下车后，我没有坐车站前的出租车，而是步行穿过商店街。人一上岁数，有时候就会认为不走路是地位的象征。我在必须考虑身体健康的时候往往以出租车代步，这样就没有借口说明天的健康这个那个的了，而现在突然又想走路了，我挺别扭的吧。虽说时针不会因为我走路就转得慢一些……天气比原来想的还要冷，我不由得用两手拉紧了大衣的前襟。也许明天会下雪吧。

傍晚7点以前在这一带转悠才发现，景色与深夜出租车里看到的全然不同。咦，在这种地方？商店街的尽头有一个两间屋子那么宽的小豆腐作坊。好像只有老夫妇两个人在经营，大概是用传统的方法做的豆腐吧，浸在店前面的不锈钢水槽里。不是生意很火的那种豆腐店，美食家杂志肯定也没提到过，也就是错过了站前大超市的客人和附近的老客户手里端着锅来买那种程度。恐怕老夫妇的孩子们也不抱什么特别的希望，都独立了吧，两人也就想着把自己的饭钱赚出来就好。荧光灯照射下的豆腐，仿佛在诉说着几十年来，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的老夫妇的辛劳。

“来两块木棉豆腐。”

不知为何，我买了木棉豆腐。认为木棉豆腐比绢豆腐好吃还是近几年的事。我开始觉得，比起口感好的东西，有点嚼头的东西更地道。木棉豆腐洋溢着豆腐原本的香味。

瘦瘦的、绷着脸的店主用大扫帚扫着里屋的地。胖胖的热情的老板娘用肥厚的手掌，从一直冲着水的水槽里捞出两块木棉豆腐。可能是水凉的缘故吧，浸在水里的手看上去充满了生机。一块140日元的豆腐，两块

是280日元，我把装到了塑料盒里的两块豆腐放进塑料袋，用手拎着走了。

我一定会给那对老夫妇的人生投上一票。虽然朴实无华，但没有人会在后面指指点点，顺其自然地完成自己的人生之路。没错，丰富而短暂是谎言。那只是未来还很长的人吹牛的话。人生，最重要的是完成，这一点，我现在体会到了。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中途退场就是失败。

美和子已经开始准备晚饭了吗？平时下班回家连公文包都不提的我竟然拎了两块豆腐回来，美和子会大吃一惊吧。本想让她放到酱汁里的，不过如果来不及了也没办法。这个季节吃凉拌豆腐也不错。这在过去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却令我羡慕不已。

“怎么回事呀，这豆腐？”

还在门口，美和子就诧异地问我。场景一定太奇怪了吧。

“医生说的。要吃高蛋白低热量的东西……”

我一边脱鞋，一边顺口就说了出来。我觉得，比起事先准备好的谎话，脱口而出的信口开河罪恶感要小一些。实际上，对于自己能灵机一动马上说是医生的指示连我也很惊讶。不然呢，难道说从不锈钢水槽里的豆腐看破了人生的变幻无常？俊介和晴香都还没回来。

“我还以为就我自己呢。什么也没准备……你先来个电话就好了……”

美和子边说边查看冰箱的冷冻室和冷藏室。

“不用太麻烦，午饭也不是正点吃的，肚子不饿，吃豆腐就行了。”

我把装着木棉豆腐的塑料袋递给美和子。美和子比我大两岁，2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美和子时，她是与我们公司合作的设计师事务所的助手。有一次大家一起去看正在建设的工地，刚好有辆灵车经过。当时，我趁大家不注意，一下子把两手的大拇指藏在裤子口袋里了。因为我想

起小时候听到的一个说法，如果把大拇指伸出来就见不到父母最后一面了。当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美和子时，她也一边听着工地监理的话一边刻意把大拇指弯起来握在手心里。长相一般，但要找老婆就是她了，当时，我直觉地这样认为。其实男人决定结婚的时机也不过如此。

美和子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求婚，反而弄得我有些无趣。忘了过了多少年了，美和子告诉我她答应求婚的理由。

“因为你看上去经得起挫折和逆境。”

这是美和子高看我了。说起来，我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逆境吗？活了48年，我一次也没遭受过挫折。

在卧室换上睡衣后，我来到餐厅。中式炒锅里正滋滋作响，被切成小方块的木棉豆腐，正和刚解冻的肉馅以及麻婆豆腐的调料一起炖着。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我想吃更清淡一点的东西。首先，如果做麻婆豆腐，就无所谓木棉豆腐和绢豆腐了，做出来都一个样。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美和子一边掂着锅一边说：“如果吃汤豆腐或冷豆腐的话，就真是生病了。你这个岁数离不行还早点吧。”

道理是如此，可是我没有食欲。所谓的生命力，也许就是食欲吧。我觉得，美和子本能地觉察到现在的我身处逆境。

我就着麻婆豆腐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喝着啤酒。虽然我既不想吃麻婆豆腐也不想喝啤酒，但已经都这样了，也没办法。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仿佛是梦里的事情。

餐厅里的液晶电视正播着耐力大赛节目，笑嘻嘻的艺人只穿了一件游泳衣，在滑雪场上吃着刨冰，荒唐透顶。显像技术不断进步，电视机本身已经变得这么薄了，但节目却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翻版似的，一年

比一年无聊。还是观众本身一成不变地就喜好这一类节目呢？

“怎么样？”

站在开放式厨房另一侧的美和子问道。

“挺好吃的。”

我急忙用勺子去舀盘子里的麻婆豆腐。

“米饭呢？”

“不是有啤酒了嘛……”

“是呀，热量过剩了啊。下次，什么时候去？”

“什么‘下次’？”

“医院啊。”

“哦，说是一个月以后。”

我想起了那个年轻医生的话：“今后的事情，请先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之后再决定是采用化学疗法还是对症疗法，或者缓解疗法。当时，我这么想：做放疗或化疗使身体饱受痛苦，然后延长几个月的生命，又能怎样？即使生命由半年延长至一年，我的人生又会有什么根本变化？

“希望一直活着到死。”

石川说。这一定又是他从谁那里听来的现学现卖。不是通过维持生命的治疗被动地活着，而是在自觉自己还活着时主动地迎接死亡。石川说，意思就是“被活着”和“死了”是同一个概念。我还记得当时自己理所当然地一个劲儿点头说：“那是，那是！”

“维持生命”是什么？将来发生在我身上的“维持生命”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是在我还有意识时“维持生命”呢？还是不顾忌人类尊严地“维持生命”呢？我还能说话吗？会一直很疼吗？维持生命，是几天、

几周、还是几个月呢？这样东想西想的，突然发现——

做麻婆豆腐，还是木棉好吃。

我想，自己还不想死。

正泡在浴缸里，晴香回来了。听着她一边用手机和朋友聊着天直接就进了自己的房间。17岁这个年纪，是和朋友有说不完的话吗？如此说来，我好像听说过，现如今的女高中生因为想告诉和传达给朋友的信息太多，所以说话方式都变快了。“星巴（星巴克咖啡店）、宅（宅男宅女）”等等谈话里频繁登场的缩略语也是这个缘故？想要传达的事情呢？我呢？想告诉给别人的事情到底有多少呢？

“爸，你回来啦？”

隔着浴室的毛玻璃，晴香说。

“我回来了。”

仔细想想，这是很奇怪的对话。现在回来的是晴香，本来应该我说“你回来了？”，而晴香说“我回来了”的。

作为有个适龄女孩的父亲，这些年学会了一些事。“应该~”是行不通的。那是以前的规矩，是老皇历了。父母和子女每家都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抱着固有观念是不行的。不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只要晴香和我关系良好就行了。幸好，我们家没有变成那种讨厌老爸的家庭——要求“把我的衣服和老爸的分开洗”。

一起洗澡，就像昨天的事情。怀里抱着小小的晴香，心里想的全是有朝一日哪个小子说“请把女儿嫁给我”时，如何拒绝。那还是她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在题为《将来的梦想》的作文中，晴香写道：“想和像爸爸那样的人结婚”，当时读到此处，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是只有有女

儿的父亲才能明白的感动。同时，我自问自答，如果有一天哪个和自己一样的男人来向晴香求婚时我会答应吗？太难了。那个答案只有实际和我结了婚的美和子知道。

一想到自己连晴香当新娘的样子都看不到了这一现实，心脏就像突然被拧紧似的喘不上气来。悲伤像波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涌上来。鼻子里一酸，眼眶就热了。我在浴缸里一下子把脚伸直，然后连头都埋进水里。建这个家时我只提了一个条件，屋子是日式还是洋式无所谓，但是洗澡的浴缸一定要够大，可以伸得开腿。我一个人，在洗澡水里，哭了。

昨晚睡不着，吃了一片安眠药。当时想索性就这么睡过去别醒过来就好了，但是今早，我还是和每天同一时刻睁开了眼睛。因为只睡了几个小时，脑袋涨涨的，身上的关节都疼。特别是从腰到后背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是PET看到的那些黑点的缘故吗？我伸开四肢趴在床上，调整了一下呼吸。

美和子已经起来了。今天是上热瑜伽课的日子。所谓热瑜伽，就是在暖气开得很足的屋子里出很多汗练习瑜伽，最近很流行。如果我说腰疼，她肯定会拉我一起去的，所以我忍着痛站到了洗手间。

“今天回来会很晚吧？”

美和子一边往烤面包机里放着面包，一边问。

“因为是年会嘛。”

“别和年轻人一样喝那么多，已经一把岁数了。”

“我知道。”

本想从冰箱里往外拿蔬菜汁，结果没拿。

“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美和子笑话我。

“太难喝了。”

已经没必要勉强自己喝这么难喝的东西了。即使那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也……

“晴香呢？”

“早晨有啦啦队表演的练习。”

“真忙啊。”

“关系到全国大赛呢，明年秋天你会去看吧？”

这是突然袭击，我不禁支吾起来。很幸运，烤面包机叮地响了一声，面包片跳了出来。美和子的注意力好像被那边吸引过去了。昨夜，知道自己看不到晴香当新娘的样子时，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而现实更提醒我，没有时间了。

“今年你没看成，明年可一定要去看呀。晴香相当努力的。”

为什么，今年，我没去看晴香的啦啦队表演呢？那天，去计划要收购的地块考察了，这种事让佐佐木去做不就行了。这是对我这个工作人类的惩罚。俊介应该拍了录像，至少，要把录像看了。

“好的。一定会去看的。”

我将塞了满嘴的面包和胸中弥漫开来的酸楚，就着苦涩的咖啡一起咽了下去。

我从白天开始就在新宿的咖啡店里消磨时间。反正今天是全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对公司，我说去拜访各家客户了。只要晚上在年会上露个面就行。两个小时我就抽了一盒七星。

最近允许吸烟的店越来越少了，所以决定来新宿的这家店。好像跟我同样想法的人不少，到处都是吸烟的客人，所以地下的店里似乎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